

商海弄潮

回家的路很短,十分钟的车程;想家的路很长,用心走却要一辈子。

村东南的大洼地里有母亲的坟,从家到那里只有二三里,却遥远得没有尽头。那条泥土路尚未硬化,路边的杨树缺少了生机,鸟雀都飞到了不远处的树林里,躲着清闲,时而低鸣耳语几声。

路的尽头拐角处的低矮平房,没有了以前的模样,却有母亲的影子。小时候,母亲吃完饭常常拿着针线筐,放上要做的针线活儿,坐在院边,边唠家常,边为她的三个孩子缝补衣衫。万秋奶奶、五子奶奶和邻居几个婶子大娘,围坐在一起,手里没有闲着的,都会低头做着针线活。万秋奶奶和几个年长的村妇,夏天里总是齐肩短发被发夹别在耳后,一低头一抬头,发丝在脖子后拥挤挤地时而成包时而又成瀑布。万秋奶奶的手是极麻利的,嘴巴也是利落得把一些段子说得很是有趣,不时会引起大家哈哈大笑。

我喜欢蹲在这几个女人旁边,偶尔也会拿起针线,学着她们的样子在一块布上绣花,有模有样,总会有赞美声穿梭在她们之间的谈笑之间。我便会窃喜,更加学着她们的样子,把

乡愁如麻

张新祯(河北)

针尖伸进头发里,在头皮上蹭几下,似乎那样缝衣针就要锋利些,学得不好的时候也会把头皮扎伤,龇牙咧嘴地疼上一个时辰。

母亲是纳鞋底的好手。纳鞋底的夹纸是母亲亲手制作的,把我们穿烂了的或者家人们不能再穿的衣服,撕扯成一条一条的布拉拉,在擦拭干净的四方桌上涂抹一层由白面粉熬制而成的糨糊,然后铺上一层撕好待用的布条,用手来回轻轻地抚平,再涂抹上一层糨糊,再铺上一层布。如此涂抹铺上四五层,一整桌的布板弄好后就放在太阳底下晾晒。调糨糊是有学问的,稀稠度决定着日后纳鞋底的难易程度,如果阳光充足的话,一两天的时间,夹纸就能用了。

母亲按照我们脚的大小,把夹纸剪成鞋底模型,五六层的样子,一层一层地压实,随

后就可以把它们用麻绳密密纳制了。锥子是用一个厚薄合适的铁片弯成一个一头圆形,然后两个头对折在一个平面,用一个铁箍套在铁头上,把一根粗粗的铁针紧固住。必不可少的还有纳鞋底的必需品——顶针。只见母亲先用锥子在鞋底上用力地扎上一排针眼,然后把针放在嘴唇边抿一下,而后在头发上摩擦几下,把针插入刚刚扎好的针眼儿里,把长长的麻绳一来一去地拽紧,更多的时候是把已经拽到底的绳子缠在锥子把上,绕上几圈,用刚好力度再拽紧一些,这样纳出来的鞋底才不容易穿破。每每纳完一双鞋底,母亲的手上是被勒得都是深深浅浅的印痕,也免不了留下几个小红点的针眼儿。

傍晚时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万秋奶奶抖一下放在地上的衣服,招呼纳鞋缝衣的人们回家做饭,不一会儿,袅袅的炊烟便从屋顶上升腾到半空中。

岁月如梭,现在,老宅只留下父亲种下的几棵果树,在这个冬季静默成一树春天的颜色,思念便成了一个人的相思,也是一段难以割舍的情,乡愁在梦里有了爱的呼唤和轻轻的牵挂。

乡愁很长,如母亲手中纳鞋的麻绳,越长越长,却紧紧地缠住我的思念……

锦里诗苑

秋天经过我(组诗)

林凤燕(广东)

泡茶

我极少泡茶
眼前的透明茶杯,一壶沸水冲下
茶叶慌成一团
好像投射出眼前的自己

我偶尔才与人寒暄
一只脱离了鸟群
独自落在枝头梳妆的,是我

不妨碍我有朋若干,成为一个生动的人,不轻易宽恕
面对冒犯,不多忍让
嘴角自觉轻蔑的虚伪

我坐在四方城墙中间
用一天茶水泡出一生
直到稻草人陪伴我醉在河边
纯粹又斑斓

我想要的一次停顿

我们说的远方
应该从来都没有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小城从前没有绿皮火车
高速路的蜿蜒就是梦开始的地方
幼年的我,常爬到一座山
数一数经过的客车,远远近近
我就那样站着
想象拦截其中一辆,跳上去——

人到中年,我依然需要一个远方
导航也定位不到
它是喧嚣人生的一次停顿
穿插了时间,空间,还有
路过的风
每一趟独自夜行的列车窗口
透出的闪烁星光

走走停停
草木的悲秋不动声色
多少年后,我们所说的远方
依然不是同一个……地方

山的一边

他在山路的中间,野草遍布
看不到路
大风来自边缘,天色已暗
零星的另一座山有一张饼
他是被选中的人
攀爬,模糊的夕阳
顺从。月亮探出半张脸

曾对一种力量一无所知
山脉一跃而起
牵引能使腰身挺直
爬上山顶
只需要一股脑

玻璃有个口袋

玻璃有个口袋
蚊子会跟着声音跑进来
时间有条腿
石头要喝水
这是四周岁的女儿每晚和我聊的童话

在她眼里我学会了爱的全部——
陪伴,理解,耐心,还有信任

“那不是我的错,妈妈
水杯爬了只蝴蝶
我怕水淹到了它”
亲爱的宝宝,那不是光影
是宝宝的善良

我不确定,能否长久地占有
她的分享。丰满的羽翼
一旦长成,想象的小鸟
即将远飞

女儿给的夏天

薄如蝉翼,阳光穿透过
身体。我给女儿穿上了花裙子
不用刻意梳妆,明亮干净

恰好相反。黑色着装
我是她的一个影子
因为光亮有了存在的必要

第四个,如影随形的夏天
常常是我陪她
软绵绵的云朵飘在微风上
我没有了焦虑

妈妈小时候是孤独的牧羊人
白天夜里都在擦拭
地上的路,我的女儿
把路铺满了鲜花

水母

活了上千年,按理说人们应该
对它的生平充满好奇
比拟过夕阳黄金余晖
雨水负责清洗它影子,又滑又软
缝补起海浪声又毫不费劲

我骑马一匹,往它的深邃找去
听它讲起这么多年的际遇
那一年用身体卷起万重浪
海浪只是透明的点缀
那一次台风千年不遇,它俯视
大海的咆哮
蓄势待发的长箭,排山倒海的漩涡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第126期

全在舌尖游荡

少有的倔强,等阳光滑到
把脊骨擦亮。等待了上千年
仍没有遇到相同面孔爱上

午夜三点钟
猎户座流星雨

眼睛挽留辽阔的夜晚
我有被禁锢的池塘
云朵和月亮相继倒影重叠
我在有限里放大悲伤

秋季的风不停地走,脚步丈量了
我头上的涡轮。放下格子间的光线
一段情节被铺天盖地般展开

最近我常在半夜无故醒来
独坐阳台等天空肚白
栏杆缝隙中阳光一点一点透进来
夜里放不下的心事
在万物清晰的面孔中层层被覆盖

秋天经过我

搅拌眼前的一碗面食,和不远处
秋风吹落银杏叶的力道
有什么不一样?
一根面食的弹性在催促下还能保留
总有一片树叶舍不得离开
留在空无一物的地上

秋季在每一场秋雨里切换
花丛中藏匿了一些碎语
大家纷纷猜测,是哪一朵花
走漏了风声。院墙太高
风的手是够不进来的
快霜降了,只有楼前的樟树
新长的叶子,是绿的

美人梅(外一首)

江秋容(江西)

水面隆起的土丘,是你穿越
漫漫隧道,到达的休闲堡垒
雨季的美人梅,掐枝在白色瓶口
欲开的红艳消逝于彼岸
透着念想的音乐
叶在来路和归途中绽放
一道又一道
让行走过的人和正在行走的人
在路上越近越远

一帧秋色

银杏叶的心思,停留在枝头的墨痕里
成熟的银杏果,挤满了秋的诗行
一张张宣纸,从兰亭铺开
倾心已久的毫,随心跌宕
一帧秋色起伏着眼眸深处的痕
行云处,悠悠秋水坐看,山野清静
蘸一抹阳光,碌上秋月
任笔尖下的磅礴
在兰叶间开出缕缕墨香

一片湖(外一首)

木言(四川)

风静静地吹过宁静的湖泊
泛起微微的涟漪
一泓清澈的碧波轻轻地荡漾
把大山折叠成一张宣纸
湖边的树温柔地抚摸
大山的倒影,刚毅的面容
透出坚强的意志
伸展的双手紧紧地环拥
湖泊不再激流奔涌
也不再冲刷顽石
安静地躺在大山怀里
淡泊千年的岁月
一片安宁的湖泊
才是大山最柔情的心窝

你是我的海

我梦里的海
浪花一朵比一朵洁白
一双比翼齐飞的海鸥
在浪花中自由地飞翔
我心中的海
每天都是蔚蓝的色彩
晶莹剔透的浪花
在我心中完美地盛开
你是我的那片海
以水的柔情等待
远去的游子回眸一笑
宛如盛开在大海边的浪花
你是我今生今世唯一的海
宁静的港湾期待浪花开放的花期

晚霞

黎黎(宁夏)

日薄西山,余晖浸染了我的羊群
一群跳跃的音符演奏出飞扬的尘土
半空中荡漾出橘红橘黄的轮廓
霞光满天在流动中扩散
路边的草把思念融入秋天
视线从天边的云射向半开的窗棂
玻璃已被晚霞映红
橘黄橘红已从土墙上跳到了地面

租房

宝生(云南)

开学,外孙就要读初中了。

小学、初中、高中都是人生起步的重要台阶。三中是当地一所颇具影响力的中学,外孙通过自己的努力幸运地成为其中一员。

外孙跟父母原住的地方与三中就一两个公交车站的距离,但为了将来读书方便,一段时间以来,一家人多次到学校附近租房。

看了好几套房子,联系了多个房东,有合适的,但不租要卖,而现在买房又不现实。今日读初中可以买房,那今后读高中又怎么办呢?

在人生的长河中,我们会邂逅无数的人。有些人如流星划过,转瞬即逝;而有些人如同恒星,长久地照亮我们的生命。真正滋养你的人,其实是给你带来平静的人。

小时候,每当我感到委屈或者遇到困难时,总会跑到外婆的身边。外婆总是会轻轻地抚摸我的头,一边烧好吃的美食,一边用温柔的话语安慰我。她的眼神充满慈爱和关怀,让我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在外婆的身边,我可以尽情地倾诉自己的烦恼和忧愁,而她总是会耐心地倾听,然后给我一些中肯的建议。在外婆的呵护下,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童年。

除了外婆,我的母亲也是一个能给我带来平静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遇到的挑战和困难也越来越多,母亲总是在我身边默默地支持着我,用她的爱和宽容,为我营造了一个宁静的港湾。在这个港湾里,我可以放下所有的防备和伪装,做最真实的自己。

平静,并非生活中的一潭死水,而是内心的一种安宁状态。当我们被压力和焦虑所困扰,心灵难得片刻宁静时,那些能带

与心静的人一起静守时光

容晨芮(江苏)

给你平静的人,就像一颗闪烁的星星,在黑暗中点亮了我们前行的心灯。记得一次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位叔叔辈的画家,他独自一人坐在玄武湖边画画,专注的神情让人不忍打扰。我静静地站在一旁,看着他画笔描绘出美丽的风景。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整个世界都变得无比宁静。我们开始交谈起来,他分享了自己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悟。他说:“在绘画中,我找到了内心的平静。每一笔每一划,都是我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他的话让我深受触动,也让我明白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热爱的事情,找到内心的宁静。

在这位画家大叔的影响下,我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在工作和社交之余,我会抽出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去旅行,去感受大自然

上洋溢出喜悦之色。

“亏你还笑得出来,”老伴说,“这房子一天就要近四十块钱呢。”

老牛头看着窗外,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在希望的田野上》。

“老婆子啊,这叫希望工程。再穷不能穷教育。”老牛头像教育孩子似地对老伴说道:“选房子要向孟母学才是。选对了学校,对于孩子将来发展更好。”

老伴听了老牛头这席话,布满岁月痕迹的脸上绽放着花一样的笑容。

就这样老牛头和老伴带着外孙住进了房子。

第二天下午,在租住的住房里,一家老小很温馨地围坐在桌子边吃饭,尽情享受美味佳肴。酒过三巡,老牛头把一沓崭新的钱交给女儿,说这是一年的房租。

老牛头说过,外孙读书花的钱他负责。

的美好,在忙碌的生活中寻找宁静的角落,让自己的心灵得到片刻的休息。

人生的旅途中,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会给我们带来快乐,有些人会给我们带来痛苦,而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平静的人,才是真正滋养我们心灵的人。他们的沉稳、宽容和倾听,如同阳光雨露,滋养着他们的心灵。在与他们的相处或对话中,让我们懂得了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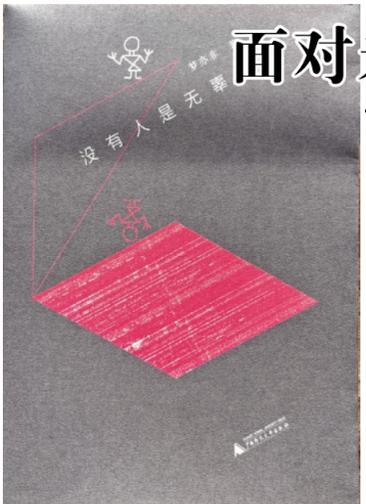
当我们内心平静时,才能真正地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珍惜身边的人和事;只有在平静中,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我们都要珍惜那些能给我们带来平静的人,与他们一起,在岁月的长河中,静守时光,书写更美好的人生。

元文化的面貌。我想,梦亦非的最终姿态会是对文化习俗与当代汉语诗歌的所谓规则的勉强承认,尽管他认为这些习俗和规则根本不可靠,但他的生活和写作又离不开这些习俗和规则的启发。

因为我与他都要写英文诗,梦亦非会把他写好的英文诗文本发给我看,我应该是第一读者,我也会很坦诚地提出一些在词法和句法上的修改意见。可以说我对他发给我的千余行英文诗句了如指掌。写英文诗的梦亦非绝非天真自发的诗人,而是一个博览群书、分析能力极强的人,而且越写越好。梦亦非今年初完成的长诗《幽灵当代史》编织了一幅关于记忆、失落和水族人不朽精神的缠绵画卷。诗歌中弥漫着怀旧情绪,幽灵们追忆着他们故乡的土地,如今这已成为遥远记忆。他们在祖先的声音中找到慰藉,这些声音在时间中回荡,敦促他们不要忘记。诗歌中充满了自然和传统的象征,从河流和山脉到文化遗产,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寻找身份。幽灵们化身成道路、博物馆,甚至大地本身,试图与自己的根重新建立联系。它们见证了时间的流逝以及抹去历史的无情进步。然而,他们坚持着,他们的本质与自然世界交织在一起,在时代的热浪中寻找一个巢穴,在混乱中寻找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

《幽灵当代史》弥漫着一种健康的怀旧情绪,这一切就像透过飞机或游轮舷窗看到的一样,短暂地照亮,然后退入记忆的世界。这不仅仅是一首诗,更是一次自我发现之旅,是“碧城三部曲”的进一步升华。梦亦非以一个游走于多种文化和语言之间的诗人的视角,通过选择用英语表达自己,他其实大胆地挑战了用汉语写作的诗歌表达的界限,为他对身份、语言和文化传统的探索增添了另一层深度。他的刻意选择证明了诗人完全可以在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的同时,勇于尝试各种形式的勇气和意愿。

锦里侃山



面对未来的可能性

——梦亦非印象

陈子弘(四川)

历相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复杂的,从在家乡的一行政单位负责人任上辞职、在独山老家山中潜心读书、四处游历、自己创业又跑到广州直到前几年把“群山之心”搞得风生水起;好多年前就有人说他声称不再用现代汉语写诗,但老梦之前用汉语写的东西确实已经很多很多了,当然我也只读过其中一小部分。他的所有小说中我彻底细读的是《碧城三部曲》——《碧城书》《没有人是无辜的》《迷官与嬉戏》,这三部小说用梦亦非方式的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手法重构了整个二十世纪的水族当代史。

我不太喜欢用先锋与实验这两个词来定位他这个“碧城三部曲”。梦亦非这个作品其实超越了“先锋”和“实验”这两个词的范畴,从多元融合性、自我反思、语言游戏性、身份探索及现实与虚构的模糊等多个方面有了更宽和更深的特点,这众多的特点熔于一炉,显示他在后现代之后的语境中寻找身份与情感归宿的文学努力,展示了他自身对于现代社会、文化、科技和哲学问题的深入反思和探究。

梦亦非的中文诗写了这么多年,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那些作品对很多读者来说依然可以带来兴奋和猜测,阅读的冲动依然可以在意想不到的地点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涌现和表现出来,仍然令人着迷。一个作家的身份及其在家庭、社会、文化和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在梦亦非的诗歌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梦亦非来说,界定诗歌自我的方式首先是融入,其次是超越现代汉语诗的前辈的身份,找到多